

群岛整体性原则的国际法 意涵及性质研究

黄影*

内容摘要:群岛整体性原则是确定群岛领土主权和海洋权利时应遵循的一项重要原则。群岛整体性构成《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签署前后群岛概念的基础。在历次海洋法研究活动和编纂会议以及国家实践的推动下,群岛整体性原则逐渐形成并最终确立。该原则适用于沿岸群岛、远海群岛和构成群岛国全部或者部分领土的群岛。群岛整体性原则,首先要求将群岛作为一个整体对待;其次,要从整体上确定群岛的领土主权;最后,在确定群岛的海洋权利时,也应将群岛作为一个整体。群岛整体性原则已经发展成确定群岛领土主权和海洋权利的一项习惯国际法规则。

关键词:群岛 群岛整体性 习惯国际法 领土主权 海洋权利

引言

1982年《联合国海洋法公约》(以下称《公约》)第四部分确立了群岛国制度,其中第46条b款规定了该制度的核心概念,即群岛的概念。根据该款规定,群岛是由一系列海洋地物(maritime features),包括岛屿、其他自然地形,与将这些海洋地物密切联系在一起的水域,基于地理、经济和政治以及历史因素,而构成的一个实体(entity)。从定义上看,群岛的整体性构成群岛的核心特征,即应将群岛作为一个整体对待,而不论其中包括何种海洋地物。^①群岛整体性的根本原因在于,群岛各个有机组成部分之间基于地理、经济、政治和历史方面的密切联系,构成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在确定领土主权归属和海洋权利及其范围时,必须遵循群岛整体性原则,而不能拆分、割裂群岛单独确定。

尽管群岛问题已引起不少学者的关注和研究,但国内外学界关于群岛整体性原

* 天津外国语大学国际关系学院讲师,法学博士。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新时代海洋强国建设”重大研究专项(20VHQ005)的阶段性成果。

① See Sophia Kopela, *Dependent Archipelagos in the Law of the Sea 5* (Martinus Nijhoff Publishers 2013).

则问题的论述不多,早期国外学者关于群岛的研究侧重于从群岛制度的整体进行论述,^①或者针对群岛水域等具体问题专门研究。^②也有学者将群岛问题作为岛屿制度的一部分进行研究。^③还有学者对群岛问题进行全面、系统的研究,内容涵盖范围较广,详细梳理了海洋法中与群岛相关的问题,^④但研究重点仍集中于群岛基线问题,对群岛概念及其整体性原则并未展开深入论述。国内学者的相关研究在“南海仲裁案”之前并不多见。^⑤在菲律宾炮制“南海仲裁案”之后,群岛问题开始引起学界广泛关注。^⑥近年来,专门研究整体性问题的成果不断涌现,学者多从批判“南海仲裁案裁决”的角度进行阐释。^⑦但是从整体上看,群岛整体性原则目前仍

① See D. P. O'Connell, *Mid-Ocean Archipelagos in International Law*, 45 *British Yearbook of International Law* 1-77 (1971); Miriam Defensor Santiago, *The Archipelago Concept in the Law of the Sea: Problems and Perspectives*, 49 *Philippine Law Journal* 315-386 (1974); C. F. Amerasinghe, *The Problem of Archipelagos in the International Law of the Sea*, 23 *International and Comparative Law Quarterly* 539-575 (1974); Dale Andrew, *Archipelagos and the Law of the Sea: Island Straits States or Island-studded Sea Space?* 2 *Marine Policy* 45-64 (1978); L. L. Herman, *The Modern Concept of the Off-lying Archipelago in International Law*, 23 *Canadian Yearbook of International Law* 172-200 (1985).

② See Barry Hart Dubner, *The Law of Territorial Waters of Midocean Archipelagos and Archipelagic States* (Martinus Nijhoff Publishers 1976).

③ See Derek W. Bowett, *The Legal Regime of Islands in International Law* 73-113 (Oceana Publications, Inc. 1979); Hiran W. Jayewardene, *The Regime of Islands in International Law* 103-190 (Martinus Nijhoff Publishers 1990).

④ See Sophia Kopela, *Dependent Archipelagos in the Law of the Sea* (Martinus Nijhoff Publishers 2013).

⑤ 参见刘楠来:《国际海洋法》,法律出版社1986年版,第150-179页;魏敏:《海洋法》,法律出版社1989年版,第87-91页。

⑥ 参见张华:《中国洋中群岛适用直线基线的合法性:国际习惯法的视角》,《外交评论》2014年第2期,第129-143页;周江:《论洋中群岛的领海基线划定》,《法商研究》2015年第4期,第159-167页;傅岷成、郑凡:《群岛的整体性与航行自由——关于中国在南海适用群岛制度的思考》,《上海交通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5年第6期,第5-13页;王军敏:《论南沙群岛的群岛地位》,《法治研究》2016年第4期,第11-30页;戴瑛:《群岛整体性法律地位溯源及南海实践》,《法学杂志》2017年第8期,第66-75页;樊文光:《“南海仲裁案”岛礁属性争端剖析——兼论中国南海岛礁主权的整体性》,《亚太安全与海洋研究》2017年第3期,第61-74页;白佳玉、冯蔚蔚:《大陆国家远洋群岛制度的习惯国际法分析与我国适用》,《广西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8年第2期,第82-90页;郭中元、邹立刚:《洋中群岛划定直线基线问题研究》,《河北法学》2019年第9期,第130-139页;包毅楠:《论大陆国家的洋中群岛制度》,《上海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0年第1期,第77-93页。

⑦ See Melissa H. Loja, *The Spratly Islands as a Single Unit under International Law: A Commentary on the Final Award in Philippines/China Arbitration*, 47 *Ocean Development & International Law* 309-326 (2016); Jinyuan Su, *The Unity Status of Continental States' Outlying Archipelagos*, 35 *The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Marine and Coastal Law* 801-833 (2020); Lingjie Kong & Congcong Liu, *Application of the Principle of Unity in the Legal Settlement of Sovereignty Disputes over Islands and Other Maritime Features*, 13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Dispute Settlement* 309-322 (2022).

未引起海洋法学者的广泛关注。鉴于该原则对于确定群岛领土主权和海洋权利的关键作用,加之《公约》关于群岛概念的规定也存在一定的模糊之处,研究这一问题,一方面有利于从理论层面澄清群岛的主权取得规则具有特殊性的法律基础,另一方面也有助于从根本上澄清《公约》的相关规定,进一步完善海洋法中的群岛制度,尤其是《公约》中缺失的远海群岛(outlying/mid-ocean archipelago)的相关内容。

群岛整体性原则也与现阶段中国在南海地区面临的领土主权和海洋权利争端密切相关。在领土主权方面,中国一直主张东沙群岛、西沙群岛、中沙群岛和南沙群岛在地理、经济和政治上均分别构成一个实体,在历史上亦分别被视为一个实体。^①中国的主张符合习惯国际法和《公约》规定,但是南海周边和域外国家,尤其是美国,或是试图否定南海诸岛的群岛地位,或是主张拆分、割裂各群岛,从而瓦解其整体地位,以达到蚕食、侵吞南海诸岛的非法目的。美国在南海问题上动作频频,继2014年发布《海洋中的界限》第143号文件后,^②又于2022年1月发布了《海洋中的界限》第150号文件,分析了中国南海诸岛的领土主权、各群岛的领海基线及其产生的海洋区域、历史性权利四个方面的问题。^③该文件完全无视甚至刻意回避中国的群岛整体性主张,要求对构成南海各个群岛有机组成部分的低潮高地和水下地物等单独定性,认为这些海洋地物仅是“海洋领地”(maritime domain)的一部分,无法构成领土,应由海洋法调整,企图拆分、割裂作为整体的各个群岛,以此分化、否定中国在南海地区的领土主权和海洋权利。^④因此,为有力批判“南海仲裁案”的非法性,并从根本上否定美国上述两份报告中的错误观点,同时为中国的群岛整体性主张提供坚实的国际法依据和基础,本文拟从群岛整体性原则入手,首先指出《公约》签署前后的群岛概念均以整体性为基础,进而阐释群岛整体性原则的国际法意涵,并试图从作为国际法渊源的习惯国际法角度切入,澄清并确定群岛整体性原则的习惯国际法地位和性质。

① 参见《中国致力于维护南海的和平、稳定与秩序》, https://www.mfa.gov.cn/web/wjb_673085/zjg_673183/bjhysws_674671/bhzcylc/202203/t20220323_10654451.shtml, 2022年4月14日访问。

② See United States Department of State, Limits in the Seas, No. 143, China: Maritime Claims in the South China Sea, <https://www.state.gov/wp-content/uploads/2019/10/LIS-143.pdf>, visited on 14, April 2022.

③ See United States Department of State, Limits in the Seas, No.150,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Maritime Claims in the South China Sea, <https://www.state.gov/wp-content/uploads/2022/01/LIS150-SCS.pdf>, visited on 14 April 2022.

④ See United States Department of State, Limits in the Seas, No.150,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Maritime Claims in the South China Sea, p.7, <https://www.state.gov/wp-content/uploads/2022/01/LIS150-SCS.pdf>, visited on 14 April 2022.

一、以整体性为基础的群岛概念

(一)《公约》订立前的群岛概念体现整体性

群岛最初始的含义指的是“散布着岛屿的海”，之后才逐渐演变为指称一群或者一系列岛屿。^①因此，群岛一词最初指的就是海洋和陆地的结合体，两者之间互相依存，密切联系，从而形成一个整体，不可分割。群岛的地理特征主要包括各岛屿之间的密切联系及群岛的整体性。^②群岛的法律概念正是建立在地理特征的基础之上，其中，群岛的整体性构成其法律概念的核心特征。在第一次联合国海洋法会议之前，国际法委员会领海问题特别报告员弗朗西斯(François)在提交的第三份报告中定义了法律意义上的群岛，认为群岛指的是三个或者三个以上被海环绕的岛屿，这些岛屿由长度不超过5英里的直线连接，其中一条直线最多可延伸至10英里。^③埃文森(Evensen)在会议的第15号准备文件《群岛领水划界的相关法律问题》中将群岛定义为“在地理上可以被视为一个整体的两个或者两个以上岛屿(小岛或者岩礁)的组合”。^④由此可见，早期学者定义群岛普遍以地理因素为基础，主要是岛屿之间的距离标准，并未考虑群岛涉及的政治、经济因素。^⑤例如，1928年国际法研究院第34次会议通过的决议(以下称“1928年决议”)认为，如果岛群(group of islands)内各个岛屿之间的距离不超过领海宽度的2倍，那么这些岛屿就应视为一个整体的群岛。^⑥

这一阶段对群岛的分类也基本根据所处的地理位置。如埃文森认为，群岛可分为沿岸群岛(coastal archipelago)和远海群岛(outlying/mid-ocean archipelago)。前者指位于陆地附近的群岛，可被合理地认为是陆地的组成部分，并构成海岸的一部分；后者指位于陆地一定距离之外的海洋中而并不构成陆地海岸一部分的、可被视为独

① See Sophia Kopela, *Dependent Archipelagos in the Law of the Sea 1* (Martinus Nijhoff Publishers 2013).

② 参见刘楠来：《国际海洋法》，法律出版社1986年版，第158-159页。

③ See Regime of the Territorial Sea, Doc. A/CN.4/77, by Special Rapporteur J. P. A. François, in Yearbook of the International Law Commission, Volume II, 1954, p.5.

④ See Certain Legal Aspects concerning the Delimitation of the Territorial Waters of Archipelagos, by Jens Evensen, Preparatory Document No.15, Doc. A/CONF.13/18, Official Records of the United Nations Conference on the Law of the Sea, Volume I (Preparatory Documents), 1958, p.290.

⑤ See Jinyuan Su, *The Unity Status of Continental States' Outlying Archipelagos*, 35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Marine and Coastal Law 7-11 (2020).

⑥ See D. P. O'Connell, *Mid-Ocean Archipelagos in International Law*, 45 British Yearbook of International Law 6 (1971).

立的一个整体的群岛。^①但是对于距离的标准,学者和国家实践均不存在统一意见和实践。国际法研究院1928年决议第5条则区分“岛群”和“群岛”,从该条规定可以看出,前者指的是远海群岛,而后者则指沿岸群岛。^②在划定领海基线和确定海洋权利的法律规则上,地理位置不同的群岛有所区别,但是这并不影响群岛被作为一个整体对待。

虽然第三次联合国海洋法会议之前的历次海洋法编纂活动和会议都涉及群岛问题,但是并未形成一个统一的群岛概念。事实上,学界和国家关注的焦点在于群岛领海基线的划定以及群岛内水域的法律地位问题,对于群岛概念并无实质分歧,一般都认为群岛是由数个符合一定地理标准的岛屿组成,同时强调群岛的陆地属性和地理特征。而且,与第三次联合国海洋法会议仅关注群岛国制度下的群岛问题不同的是,这一阶段的编纂活动和会议都是从一般意义上考虑群岛问题,并未考虑构成群岛国部分或者全部领土的群岛。这主要是因为当时主要的群岛国,如菲律宾、印度尼西亚等仍处于殖民统治之下,这些国家担心确立特殊的群岛国制度会对其尤其重视的航行自由造成威胁。^③即使这些国家取得独立之后,在第一次、第二次联合国海洋法会议上提出了群岛问题,但是由于群岛问题本身的复杂性,这两次会议均未取得实质性进展。^④在第一次联合国海洋法会议上,印度尼西亚、菲律宾、南斯拉夫和丹麦提出岛群应适用直线基线,但是并未单独提出群岛国概念。^⑤1958年《领海与毗连区公约》第4条虽涉及沿岸附近的一系列岛屿,不过强调的是沿海国海岸的地理特殊性,而不是特定国家的特殊性。^⑥

① See Certain Legal Aspects concerning the Delimitation of the Territorial Waters of Archipelagos, by Jens Evensen, Preparatory Document No.15, Doc. A/CONF.13/18, Official Records of the United Nations Conference on the Law of the Sea, Volume I (Preparatory Documents), 1958, p.290.

② See Institut de Droit International, *Projet de règlement relatif à la mer territoriale en temps de paix*, Rapporteurs: Sir Thomas Barclay, L. Oppenheim, Theodor Niemeyer, Philip Marshall Brown, Session de Stockholm, 1928, Article 5, pp.1-2.

③ See R. R. Churchill & A. V. Lowe, *The Law of the Sea* 119 (Manchester University Press 2017).

④ See Derek W. Bowett, *The Legal Regime of Islands in International Law* 81 (Oceana Publications Inc. 1979); Hiran W. Jayewardene, *The Regime of Islands in International Law* 123-124 (Martinus Nijhoff Publishers 1990).

⑤ See Sophia Kopela, *Dependent Archipelagos in the Law of the Sea* 19-20 (Martinus Nijhoff Publishers 2013).

⑥ See A/CONF.62/C.2/SR.36, Summary Records of Meetings of the Second Committee, 36th Meeting, 12, August 1974, Official Records of the Third United Nations Conference on the Law of the Sea, Volume II, p.262.

(二)《公约》的群岛概念以整体性为基础

《公约》第四部分规定的群岛国制度是一项非常重要的创新,其适用范围仅限于全部由一个或多个群岛、可包括其他岛屿所构成的国家,并且首次在条约中明确规定了群岛的概念。据此,群岛的分类在上述两种类型的基础上,又增加了一个新的类型,即构成群岛国全部或者部分领土的群岛。第四部分中群岛基线、群岛水域、群岛海域通过权等相关规定仅适用于群岛国,并不适用于大陆国家的沿岸群岛和远海群岛。^①从第46条b款的规定来看,《公约》的群岛概念明确以整体性为基础,并从地理、政治、经济和历史角度确定了整体性的判断标准。这一概念虽然被置于群岛国的法律框架下,但是仍具有一般意义,并非仅限于群岛国制度的范围内,原因如下:

第一,群岛构成群岛国的物质基础,其本身所具有的独特的地理特征是确立特殊的群岛国制度的根本原因。但是这并不因为作为群岛国领土主体的群岛区别于一般意义上的群岛,如沿岸群岛和远海群岛,而是因为群岛国是全部或部分由群岛组成,与大陆国家不同,基于地理、经济、政治、安全和历史等因素的考虑,对群岛基线、群岛水域等事项做出特别规定。这些特别规定并未赋予构成群岛国全部或者部分领土的群岛区别于一般群岛的特殊性,尤其是在地理构成和整体性上,两者并无本质区别。^②

第二,在《公约》谈判过程中,尤其是在谈判初期,群岛本身一直作为一个普遍性的一般概念被使用,而群岛国概念则是在《公约》谈判过程中逐渐形成的。事实上,群岛国的概念在谈判初期仍处于混乱状态。^③因此,可以认为,群岛国概念的产生要迟于群岛。从会议开始阶段,各国均在一般意义上使用群岛概念,甚至有国家主张不应该区分群岛国和构成大陆国家一部分的群岛。^④由此可见,群岛概念从一开始

^① See Satya N. Nandan *et al.*, *United Nations Convention on the Law of the Sea 1982: A Commentary* 408 (Martinus Nijhoff Publishers 2003).

^② 参见包毅楠:《论大陆国家的洋中群岛制度》,《上海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0年第1期,第80页。

^③ See Sophia Kopela, *Dependent Archipelagos in the Law of the Sea* 30 (Martinus Nijhoff Publishers 2013).

^④ See A/CONF.62/L.4, Canada, Chile, Iceland, India, Indonesia, Mauritius, Mexico, New Zealand and Norway: Working Paper, 26 July 1974, *Official Records of the Third United Nations Conference on the Law of the Sea, Volume III*, p.82.该工作案文草案第5条第2款规定:为本规定的目的,群岛是指一群岛屿,包括若干岛屿的若干部分、相连的水域和其他自然地形,彼此密切相关,以致作为组成部分的岛屿、水域和其他自然地形在本质上构成一个地理、经济和政治的实体,或在历史上已被视为这种实体。

就并不局限于构成国家全部或者部分领土的群岛,而是在一般意义上使用的。^①有些国家,如印度、葡萄牙、厄瓜多尔、阿根廷、秘鲁等,主张不应将构成群岛国的群岛与构成大陆国家一部分的群岛相区分,而应适用相同的法律制度,因为这两类群岛面临着相似的问题。^②如1975年《非正式单一协商案文》第二部分(Informal Single Negotiating Text, Part II)的第七部分标题为“群岛”,内容包括“群岛国”和“属于大陆国家的远海群岛”两部分。^③

然而,随着会议进程的推进,群岛国和海洋大国之间展开了日趋激烈的利益博弈,而大陆国家并未实质有效地参与这一过程,导致远海群岛问题最终从谈判议程中被删除,形成的条款草案也仅适用于群岛国。^④正如布朗所述,《公约》在群岛国和群岛之间作区分,更多是因为主要的海洋大国反对群岛水域的扩张,而非反对将非群岛国分散的群岛作为一个整体的客观考量。^⑤1976年会议形成的《修正单一协商案文》第二部分(Revised Single Negotiating Text, Part II)的第七部分中,《非正式单一协商案文》规定的远海群岛条款已经被删除。^⑥后续各个版本的谈判案文均未包括这类规定,尽管有国家在会议后期要求对大陆国家的远海群岛做出规定,^⑦并且也得到其他国家的回应与支持,认为将远海群岛排除在群岛国制度之外是不公平的,但并未成功。^⑧由此可见,《公约》谈判过程中所使用的群岛概念虽然经历了从全面包括各种类型的群岛,到范围被缩减为仅包括构成群岛国全部或者部分领土的群岛的过程,但是从1974年加拿大等国提交的工作案文草案到《公约》第46条b款的最

① See Hua Zhang, *The Application of Straight Baselines to Mid-Ocean Archipelagos belonging to Continental States: A Chinese Lawyer's Perspective*, in Dai Tamada & Keyuan Zou (eds.), *Implementation of the United Nations Convention on the Law of the Sea: State Practice of China and Japan* 117 (Springer 2021).

② See A/CONF.62/C.2/SR.36, Summary Records of Meetings of the Second Committee, 36th Meeting; A/CONF.62/C.2/SR.37, Summary Records of Meetings of the Second Committee, 37th Meeting, 1974, Official Records of the Third United Nations Conference on the Law of the Sea, Volume II, pp.263, 266-268, 272.

③ See A/CONF.62/WP.8/Part II, Informal Single Negotiating Text, 1975, Official Records of the Third United Nations Conference on the Law of the Sea, Volume IV, pp.168-170.

④ See Sophia Kopela, *Dependent Archipelagos in the Law of the Sea* 34 (Martinus Nijhoff Publishers 2013).

⑤ See A/CONF.62/SR.103, 103rd Plenary Meeting, Official Records of the Third United Nations Conference on the Law of the Sea, Volume IX, p.65.

⑥ See A/CONF.62/WP.8/Rev.1/Part II, Revised Single Negotiating Text (Part II), Official Records of the Third United Nations Conference on the Law of the Sea, Volume V, pp.170-172.

⑦ See A/CONF.62/SR.103, 103rd Plenary Meeting, Official Records of the Third United Nations Conference on the Law of the Sea, Volume IX, p.65.

⑧ See A/CONF.62/SR.187, 187th Plenary Meeting, Official Records of the Third United Nations Conference on the Law of the Sea, Volume XVII, p.38.

终规定,群岛的概念并未发生实质性变化。

综上,作为首次由条约明确规定的群岛概念,《公约》将其置于群岛国制度的框架下,但是这一概念仍具有普遍的、一般的意义。从《公约》的表面规定上看,群岛概念似乎仅适用于群岛国,而如果从群岛国制度产生的整体历史进程看,群岛概念并非仅满足与迎合群岛国的需求,也体现了拥有沿岸群岛和远海群岛的大陆国家的利益诉求。换言之,群岛概念规定在群岛制度框架下,并不意味着其不适用于其他类型的群岛,而是由于群岛国、海洋大国与大陆国家之间政治利益的博弈与妥协,无法将大陆国家的远海群岛制度纳入《公约》。^①因此,不论是大陆国家的沿岸群岛或者远海群岛,还是作为群岛国的群岛,均可按照《公约》规定的标准进行判断和识别,并且对于不同类型的群岛,整体性构成本质上的共通之处。

二、群岛整体性原则的形成及国际法意涵

(一)群岛整体性原则的形成过程

1.早期的编纂活动

从群岛成为历次海洋法编纂活动和会议的议题之一开始,群岛应作为一个整体对待就已经成为国际法学界和国家的共识,而且这种整体性不因群岛类型的不同而有所区别。早期的编纂活动将群岛与划定领海基线问题结合讨论。1924年,国际法协会在研究领水问题时就已经确认了群岛的整体性。特别报告员阿尔瓦雷兹(Alvarez)在起草的草案第5条中建议构成群岛的岛屿应被视为一个整体,其领水范围应从距离群岛中心最远的岛屿量起。^②1927年,国际法研究院关于群岛领水划界问题的研究再次提及了群岛的整体性。该问题的特别报告员阿尔瓦雷兹和巴克莱(Barclay)提交的关于领海制度的报告第5条明确提出:属于沿海国的岛群,如果位于最外缘的岛屿之间的距离不超过领海宽度的两倍,那么该岛群就应被视为一个整体,而且领海范围应从连接最外缘岛屿之间的线量起。^③1930年,海牙编纂会议上,由预备委

^① 参见白佳玉、冯蔚蔚:《大陆国家远洋群岛制度的习惯国际法分析与我国适用》,《广西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8年第2期,第84页。

^② See Certain Legal Aspects concerning the Delimitation of the Territorial Waters of Archipelagos, by Jens Evensen, Preparatory Document No.15, Doc. A/CONF.13/18, Official Records of the United Nations Conference on the Law of the Sea, Volume I (Preparatory Documents), 1958, p.291.

^③ See Certain Legal Aspects concerning the Delimitation of the Territorial Waters of Archipelagos, by Jens Evensen, Preparatory Document No.15, Doc. A/CONF.13/18, Official Records of the United Nations Conference on the Law of the Sea, Volume I (Preparatory Documents), 1958, pp.290-291.

员会起草的《讨论基础文件》也提议组成群岛的各个岛屿应被视为一个整体,而且领海范围应从该群岛最外缘的岛屿量起。^①但是,各国对群岛领海基线的划定问题无法达成一致意见,因此,该问题并未在全体会议上讨论。^②尽管如此,应将群岛作为一个整体的观点仍得到多个国家的支持。^③这些有针对性的前期研究活动为群岛整体性在之后历次海洋法编纂会议中的确认奠定了良好的理念和实践基础。

2. 司法实践的推进

国际司法实践在群岛整体性的形成过程中也起到了非常重要的推动作用。早在1928年帕尔马斯岛仲裁案中,胡伯法官就明确指出,一群岛屿可以在法律上视为一个整体。^④最重要的司法案例是1951年英国和挪威渔业案。该案是学界讨论群岛领海基线问题时必然会提到的关键案例,对群岛整体性的形成与确立起到了非常重要的推动作用,其判决原则和理念最终被1958年《领海与毗连区公约》采纳。^⑤该案中,在确定挪威在西部海岸适用直线基线划定领海基线的做法是否符合国际法时,国际法院充分考察和审视了挪威海岸附近独特的地理构造,认为由于该海岸附近的“石垒”已与大陆形成一个整体,在划定挪威领水范围时,必须考虑到“石垒”这一独特的地理形态。^⑥最终,法院认定挪威适用直线基线方法确定专属渔区范围的做法并未违反国际法。^⑦该案判决虽然并未直接提及群岛,但是首次在司法实践中确认了在划定领海基线时,沿岸群岛应作为一个整体,而不能将群岛拆分为各个部分,分别确定领海基线。

3. 条约的首次确认

在渔业案的推动下,国际法委员会在第一次联合国海洋法会议之前的研究活动

① See Official Documents, Conference for the Codification of International Law, The Hague, 1930, 24 Supplement to the American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Law 1930, pp.33-34.

② See L. L. Herman, *The Modern Concept of the Off-lying Archipelago in International Law*, 23 Canadian Yearbook of International Law 174 (1985).

③ See Official Documents, Conference for the Codification of International Law, The Hague, 1930, 24 Supplement to the American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Law 1930, pp.33-34.

④ See *Island of Palmas (Netherlands/U. S. A.)*, Award of 4, April 1928, Reports of International Arbitral Awards, Volume II, 1928, p.855.

⑤ See Articles concerning the Law of the Sea with Commentaries, Adopted by the International Law Commission, 1956, Yearbook of the International Law Commission, 1956, Volume II, p.267.

⑥ See *Fisheries Case (United Kingdom v. Norway)*, Judgment of December 18th, 1951: ICJ Reports 1951, p.128.

⑦ See *Fisheries Case (United Kingdom v. Norway)*, Judgment of December 18th, 1951: ICJ Reports 1951, p.143.

也涉及群岛的整体性问题。特别报告员弗朗西斯在提交的第三份报告中提出了同时适用于沿岸群岛和远海群岛的规定,但是受制于各国无法在领海宽度上达成一致,同时也缺乏相关的技术信息,国际法委员会最后的草案仅保留了关于沿岸群岛的规定,删除了远海群岛的规定。^①1958年《领海与毗连区公约》并未直接提及群岛问题,但是第4条第1款中的“紧接海岸有一系列岛屿”实际上指的就是沿岸群岛,并规定可适用直线基线划定领海基线,首次在条约中明确确认了沿岸群岛的整体性。^②

4.《公约》的最终确认

第三次联合国海洋法会议前的国际形势促使此次会议最终将群岛国的主张规范化和制度化。第一次联合国海洋法会议之后,两个重要的群岛国,印度尼西亚和菲律宾,先后通过颁布国内法令和公告的形式,正式宣布划定群岛海洋区域的原则和具体规定,规定以连接群岛外缘岛屿最外缘各点的直线为基线,其所包围的水域为内水。^③这些国家在联合国海底委员会的筹备会议开始就主张将群岛问题列入待解决的问题清单。^④1973年,印度尼西亚、菲律宾、斐济和毛里求斯四国在海底委员会会议上正式提出“群岛原则”,阐明了群岛国要求确立特殊的群岛国制度的主张和立场,涉及构成群岛国全部或者部分领土的群岛的整体性、群岛基线的划定以及群岛水域的法律地位。^⑤基于共同的立场主张和利益诉求,这些群岛国家结成同盟,与海洋大国展开激烈博弈,最终双方达成妥协,正式在《公约》第四部分中确立群岛国制度。其中,群岛的整体性构成整个制度的核心,并在此基础上规定了确定群岛基

① See Certain Legal Aspects concerning the Delimitation of the Territorial Waters of Archipelagos, by Jens Evensen, Preparatory Document No.15, Doc. A/CONF.13/18, Official Records of the United Nations Conference on the Law of the Sea, Volume I (Preparatory Documents), 1958, pp.292-294.

② See Hua Zhang, *The Application of Straight Baselines to Mid-Ocean Archipelagos belonging to Continental States: A Chinese Lawyer's Perspective*, in Dai Tamada & Keyuan Zou (eds.), *Implementation of the United Nations Convention on the Law of the Sea: State Practice of China and Japan* 117 (Springer 2021).

③ 印度尼西亚于1960年制定《第4号领水法案》(Act No.4 of 1960 on Indonesian Waters), https://www.un.org/Depts/los/LEGISLATIONANDTREATIES/PDFFILES/IDN_1996_Act.pdf, visited on 29 September 2022. 菲律宾于1961年公布第3046号共和国法案,即《确定菲律宾领海基线法案》, see Republic Act No. 3046 of 17 June 1961. An Act to Define the Baselines of the Territorial Sea of the Philippines, https://www.un.org/Depts/los/LEGISLATIONANDTREATIES/PDFFILES/PHL_1961_Act.pdf, visited on 29 September 2022.

④ See A/CONF.62/L. 8/Rev.1, Statement of Activities of the Conference during its First and Second Sessions, Official Records of the Third United Nations Conference on the Law of the Sea, Volume III, 1974, p.105.

⑤ See C. F. Amerasinghe, *The Problem of Archipelagoes in the International Law of the Sea*, 23 *International & Comparative Law Quarterly* 547-548 (1974).

线的方法、群岛水域的法律地位。

此外,《公约》第7条第1款照搬了《领海与毗连区公约》第4条第1款的规定,允许沿海国在紧接海岸有一系列岛屿的情形下,适用直线基线划定领海基线。这也是对沿岸群岛整体性的再次确认,表明各国对此并不存在分歧。对于大陆国家的远海群岛,由于大陆国家被排除在非正式协商会议之外,该问题并未在会议上充分讨论,^①并且海洋大国并不希望将群岛制度的适用范围扩展至远海群岛以致扩大大陆国家的海洋管辖范围,从而构成航行自由、国际贸易和国家安全的障碍,因此《公约》并未对此做出任何规定。^②然而必须指出的是,《公约》规定的缺失并非各国认为远海群岛与另两类群岛在本质上不同,而是群岛国、海洋大国和大陆国家利益博弈和妥协的最终产物,以确保和推动作为“一揽子协议”的《公约》能够顺利签署。该问题被搁置,并非如有学者所言,是因为各国反对将远海群岛纳入《公约》调整范围。^③无论是从地理特征还是从政治属性来看,远海群岛与沿岸群岛、群岛国的群岛并无本质区别,均应被视为一个整体。

综上所述,在历次海洋法研究活动和编纂会议涉及群岛议题时,群岛整体性原则均作为与之密切相关的一个问题被讨论,其形成过程呈现明显的阶段性特征:不同类型群岛的整体性从第一次联合国海洋法会议开始逐步由海洋法公约确认,《公约》关于远海群岛规定的缺失并非因为这类群岛与其他两类群岛不同,而是国家利益的驱动以及现实因素的考量造就了《公约》体现的群岛整体性原则的“不完整性”,但是群岛整体性原则所具有的习惯国际法属性恰好弥补了这一缺失。

(二)群岛整体性原则的法律意涵

1.群岛的整体性

群岛整体性原则的首要内容即是群岛应被视为一个整体,无论是地理层面还是法律层面,群岛均不应被拆分、割裂为各个部分。正如上文所述,无论何种类型的群岛,实际上均可以《公约》第46条b款规定的群岛概念中的标准进行判断和识别。根据该款规定,群岛的整体性体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第一,群岛的范围,即作为整体的群岛所包括的海洋地物和水域的范围。群岛

^① See Jinyuan Su, *The Unity Status of Continental States' Outlying Archipelagos*, 35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Marine and Coastal Law 15 (2020).

^② See C. F. Amerasinghe, *The Problem of Archipelagoes in the International Law of the Sea*, 23 International & Comparative Law Quarterly 543-544 (1974).

^③ See Catherine Redgwell & Antonios Tzanakopoulos, *Custom and Treaty Entanglements Revisited: The Concept of an Offshore or Outlying Archipelago in the Law of the Sea*, <https://ssrn.com/abstract=4059266>, visited on 1 November 2022.

的核心特征就是各个组成部分构成一个不可分割的有机整体。因此,从范围上看,群岛可包括各种海洋地物以及与其相连的水域。其中,岛屿是最主要的海洋地物,构成群岛最重要的物质基础。国际法并未限制群岛的数量,《公约》也仅要求存在“一群岛屿”,因此可以合理认为群岛一般应至少包括两个岛屿。除此之外,群岛还可以包括不构成岛屿的其他海洋地物,《公约》将其表述为“其他自然地形”,但未明确规定其具体含义和范围。结合《公约》其他条款所提及的海洋地物,至少应包括礁石(reefs)、岸礁(fringing reefs)、环礁(atolls)、干礁(drying reefs)、海台(oceanic plateau)^①等。“相连的水域”指的是各岛屿之间,以及这些岛屿与其他海洋地物之间的水域。在1973年印度尼西亚、菲律宾、斐济和毛里求斯四国提交的草案中,群岛的概念中并不包括“相连的水域”这一用语,而仅强调岛屿和与其密切相关的其他海洋地物。^②而1974年由加拿大、智利、冰岛、印度、印度尼西亚等九国联合提交的草案则加入了这一内容,^③并最终被《公约》群岛概念所采用。这一改变说明群岛的概念由最初强调岛屿之间的密切联系,转变为强调构成群岛的所有组成部分之间尤其是陆地与海洋之间的密切联系,更突显了群岛的整体性。

第二,群岛的判断标准,即群岛的组成部分基于哪些标准可被视为一个整体。一般情况下,群岛应由两个或者两个以上的岛屿组成,但是并不意味着数个岛屿就必然构成群岛,而是岛屿之间的关系必须达到一定标准,足以作为一个整体对待。由于群岛整体性事关国家领土主权及其完整性,各国均提出各种理由为其提供合法基础,如政治和安全利益,历史、地理和经济因素及保护海洋环境等。^④《公约》有选

① 联合国海洋事务和海洋法办事处(Office for Ocean Affairs and the Law of the Sea)与国际水文组织(International Hydrographic Organization)在各自编纂的出版物中对上述各种海洋地物做出了明确的定义,具体参见 Baselines: An Examination of the Relevant Provisions of the United Nations Convention on the Law of the Sea, United Nations Publication, 1989, Prepared by Office for Ocean Affairs and the Law of the Sea, https://www.un.org/Depts/los/doalos_publications/doalos_publications.htm#ArchStates, visited on 14, April 2022; A Manual on Technical Aspects of the United Nations Convention on the Law of the Sea-1982, Special Publication No.51, 2006, Prepared by International Hydrographic Organization, International Oceanographic Commission, and International Association of Geodesy, https://www.gc.noaa.gov/documents/gcil_iho_tech_aspects_los.pdf, visited on 14 April 2022.

② See Satya N. Nandan *et al.*, United Nations Convention on the Law of the Sea 1982: A Commentary 409 (Martinus Nijhoff Publishers 2003).

③ See Satya N. Nandan *et al.*, United Nations Convention on the Law of the Sea 1982: A Commentary 409 (Martinus Nijhoff Publishers 2003).

④ See Hiran W. Jayewardene, The Regime of Islands in International Law 107-110 (Martinus Nijhoff Publishers 1990).

择性地将这些因素纳入第46条b款规定的群岛概念中。该款要求群岛的各组成部分“在本质上构成一个地理、经济和政治实体,或在历史上已被视为这种实体”。因此,应根据地理、经济和政治及历史标准确定各岛屿和海洋地物,以及相连的水域是否构成群岛。

2. 群岛领土主权的整体性

群岛作为一种区别于陆地的特殊形态的领土,其组成部分具有多元性的特征,这就要求在适用领土取得规则时,必须遵循群岛整体性这一具有统摄性地位的原则。换言之,群岛整体性原则要求必须从整体上确定领土主权归属,不能将作为整体的群岛割裂、拆分为各个部分单独确定。因此,不论是大陆国家的沿岸群岛、远海群岛,还是作为群岛国全部或者部分领土的群岛,其主权及于群岛的各组成部分,包括岛屿、各种海洋地物以及相连的水域。尤其是群岛中不构成岛屿的其他海洋地物,不论实际上能否被占有,其主权应由群岛的领土主权决定,而不能被单独确定。与此同时,群岛的这种整体性及其组成部分的多元性也决定其主权取得规则具有一定的特殊性。

从整体上确定群岛的领土主权,既是基于地理政治、经济、历史、安全防卫等因素的现实考量,也是尊重国家领土主权完整的必然要求。因此,除非存在其他的合法理由,如相关国家同意割裂、拆分群岛而分别确定其各个组成部分的领土主权,群岛应作为一个整体确定领土主权归属,即群岛主权具有不可分割性。^①这一原则的具体含义包括:

首先,群岛作为一个整体,必须从整体上确定领土主权归属,这是确定群岛领土主权归属的一项最基本的原则,也是划定海洋权利的前提和基础。群岛的各组成部分具有海陆复合性和多元性的特征,其中包括的岛屿、各种海洋地物以及与此相连的水域共同构成群岛这一整体,不可分割。对群岛部分领土行使主权权力,其效力及于整个群岛领土。^②这就决定了作为整体的群岛的领土主权必须且必然及于群岛的各个组成部分,而且这种整体性不因群岛类型而有所不同。^③

其次,不能单独定性构成群岛组成部分的各个海洋地物的领土属性。具体而言,一方面,不能抛弃群岛整体性原则而对构成其组成部分的各个海洋地物单独定性,从

^① See Lingjie Kong & Congcong Liu, *Application of the Principle of Unity in the Legal Settlement of Sovereignty Disputes over Islands and Other Maritime Features*, 13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Dispute Settlement* 314 (2022).

^② See *Island of Palmas (Netherlands/U. S. A.)*, Award of 4 April 1928, *Reports of International Arbitral Awards*, Volume II, 1928, p.855.

^③ 参见张海文主编:《〈联合国海洋法公约〉释义集》,海洋出版社2006年版,第86-88页。

而破坏群岛的整体性。这正是“南海仲裁案”^①以及美国《海洋中的界限》第150号文件所犯的严重谬误之一。^②另一方面,各个海洋地物的领土属性取决于其构成群岛组成部分这一事实,即使在物理属性上,无法构成被实际占有的“坚实的土地”,如低潮高地,但是根据群岛整体性原则,这些海洋地物也构成国家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国家仍可拥有这些海洋地物的领土主权。如1996年红海岛屿主权争端案中,仲裁庭从整体上确定了包括低潮高地在内的各个争议群岛的领土主权。^③

最后,群岛的整体性特征影响领土取得规则的适用。群岛整体性原则决定了群岛的领土取得规则具有一定的特殊性。确定群岛某一部分,通常是群岛的主岛或者大部分岛屿的主权,即可由此主张对整个群岛的主权。卡内罗(Carneiro)法官在曼基埃和埃克里荷斯岛案的单独意见中论及“群岛的自然整体性”时指出,“正如占有岛屿的海岸或其重要的一部分的国家被视为已经在整体上占有该岛一样,占有群岛的主要岛屿也必须被视为占有了该群岛中未被另一国家实际占有的小岛和岩礁”。^④此外,群岛整体性模糊了内部的海洋—陆地二元分化,使陆地领土主权取得规则扩展适用于群岛各组成部分,包括岛屿、其他海洋地物以及相关水域。其中“其他海洋地物”既可能是低潮高地,也可以是完全淹没于水下的海洋地物。

3.将群岛作为整体确定海洋权利

根据“陆地统治海洋原则”,群岛领土主权的整体性决定了必须将群岛作为一个整体确定海洋权利,包括划定领海基线与确定群岛水域的性质。与群岛领土主权的确定不考虑其具体类型不同的是,划定群岛海洋权利及其范围必须考虑其地理形态、构成及位置。这一点已被《公约》相关规则和制度确认。如《公约》第7条第1款可适用于大陆国家的沿岸群岛,采用直线基线划定领海基线,该线以内的水域为内水;第四部分群岛国制度也规定了群岛国群岛的领海基线的划定以及群岛水域的性质。对于大陆国家的远海群岛,虽然《公约》并未对此做出规定,但是大量国家实践

^① 参见中国国际法学会:《南海仲裁案裁决之批判》,外文出版社2018年版,第231页。

^② See United States Department of State, Bureau of Oceans and International Environmental and Scientific Affairs, Limits in the Seas, No.150,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Maritime Claims in the South China Sea, <https://www.state.gov/wp-content/uploads/2022/01/LIS150-SCS.pdf>, visited on 14 April 2022.

^③ See Territorial Sovereignty and Scope of the Dispute (Eritrea and Yemen), Award of 9 October 1998, Reports of International Arbitral Awards, Volume XXII, paras.475, 482, 508, 527.

^④ See Individual Opinion of Judge Levi Carneiro, 1953: ICJ Reports 1953, p.99.

证明,大陆国家实际上也从整体上确定其海洋权利。

三、群岛整体性原则的习惯国际法性质

(一)确定习惯国际法的基本规则

习惯国际法是传统国际法的重要渊源,在现代国际法体系中仍发挥着不可或缺的作用。根据《国际法院规约》(以下称《规约》)第38条第1款的权威表述,“国际习惯”应从国家实践(*state practice*)和法律确信(*juris opinio*)两方面加以识别和认定。^①国际法委员会在《识别习惯国际法结论草案评注》(以下称《结论草案评注》)中称之为“两要素法”。^②国际司法机构在实践中也是按照这一方法认定习惯国际法规则。^③

第一,在客观方面,国家实践必须是普遍的,即具备足够的广泛性、代表性和一致性。^④《规约》称为“通例”(general practice)。这些要求并不存在任何绝对的标准,必须结合具体背景判断,而且并不要求所有国家参与才构成普遍实践。事实上,有机会或者可能适用这些规则的代表性国家,尤其是“特别受影响的国家”的实践尤为重要。^⑤一致性要求国家实践是前后一致、并非自相矛盾的。这实质上是重复性的要求,即在相同情形下,国家会做出相同的行为。但是这并不意味着国家的行为必须完全一致,存在一些不一致或者矛盾并不必然构成一致性的障碍。^⑥国家实践可表现为多种形式,包括但不限于:外交行为和通信,与国际组织或者政府间会议通过的决议相关的行为,与条约相关的行为,立法和行政行为以及国内法院的判决。^⑦

第二,在主观方面,国家作为或者不作为的原因是其认为有权利或者义务如此行为。《结论草案评注》第9条结论第1款将其表述为:相关实践必须伴随着法律权利

^① See Malcolm N. Shaw, *International Law* 62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21).

^② See International Law Commission, *Draft Conclusions on Identification of Customary International Law*, Yearbook of the International Law Commission, 2018, Volume II, Part Two, p.124.

^③ See *North Sea Continental Shelf (Federal Republic of Germany v. Denmark; Federal Republic of Germany v. Netherlands)*, ICJ Reports 1969, pp.43, 44, paras.74, 77; *Continental Shelf (Libyan Arab Jamahiriya v. Malta)*, Judgment, ICJ Reports 1985, pp.29-30, para.27.

^④ See International Law Commission, *Draft Conclusions on Identification of Customary International Law*, Yearbook of the International Law Commission, 2018, Volume II, Part Two, p.135.

^⑤ See International Law Commission, *Draft Conclusions on Identification of Customary International Law*, Yearbook of the International Law Commission, 2018, Volume II, Part Two, p.136.

^⑥ See *Military and Paramilitary Activities in and against Nicaragua (Nicaragua v.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Merits, Judgment, ICJ Reports 1986, p.14, at pp. 93-96, paras. 174-179.

^⑦ See International Law Commission, *Draft Conclusions on Identification of Customary International Law*, Yearbook of the International Law Commission, 2018, Volume II, Part Two, p.133.

或者义务的意识。^①换言之,国家作为或者不作为的原因是基于习惯国际法的要求,这也是与国际惯例、国际礼让的根本区别。法律确信实际上推动了国家实践的形成,而国家实践也是法律确信的表现和证据。因此,法律确信可从国家实践和行为中推断出来。《结论草案评注》结论10指出,可作为国家法律确信的证据类型包括但不限于:代表国家做出的公开声明,官方出版物,政府法律意见,外交信函,国内法院判决,条约规定,以及与国际组织或者政府间会议通过的决议有关的行为。^②

(二)国家实践

国家将群岛作为整体对待的早期实践可追溯至19世纪。1864年,英国在处理牙买加领海划界问题时主张,如果占有陆地沿岸的岩礁、礁石或者海滩对于陆地的安全和防卫是必要的,那么英国也对这些岩礁、礁石或者海滩与陆地之间的水域主张权利,而不论其与陆地之间的最短距离是多少。^③1920年,挪威对斯匹次卑尔根群岛的主权得到了国际上主要国家的承认,而该群岛包括具体经纬线范围内的所有岛屿和岩礁。^④

第一次联合国海洋法会议之前,埃文森在会议的准备文件中对这一阶段涉及沿岸群岛和远海群岛的国家实践进行了归纳和总结,具体内容如下表所示。

表1 第一次联合国海洋法会议之前的国家实践

群岛类型	国家	群岛名称	法律依据	基线方法	基线长度是否有限制	基线内水域性质	是否作为一个整体
沿岸群岛	挪威	-	1935年7月12日和1952年7月18日《皇家法令》	直线基线	无限制,最长45.5海里	内水	是
	冰岛	-	1952年3月19日《渔业法规》	直线基线	无限制,最长66海里	内水	是

^① See International Law Commission, Draft Conclusions on Identification of Customary International Law, Yearbook of the International Law Commission, 2018, Volume II, Part Two, p.138.

^② See International Law Commission, Draft Conclusions on Identification of Customary International Law, Yearbook of the International Law Commission, 2018, Volume II, Part Two, p.140.

^③ See Fisheries Case (United Kingdom v. Norway), ICJ Pleading, Oral Arguments, Judgment of December 18, 1951, Volume II, p.533.

^④ See D. P. O'Connell, Mid-Ocean Archipelagos in International Law, 45 British Yearbook of International Law 4 (1971).

续表

群岛类型	国家	群岛名称	法律依据	基线方法	基线长度是否有限制	基线内水域性质	是否作为一个整体
沿岸群岛	丹麦	-		直线基线	有限制,10英里	内水	是
	瑞典	-	1927年10月7日《海关法规》和1934年5月4日《皇家信件》	直线基线	无限制	内水	是
	芬兰	-	1956年8月18日法令和总统法令	直线基线	有限制,8海里	内水	是
	南斯拉夫	-	1948年12月1日法令	直线基线	无限制	内水	是
	沙特阿拉伯	-	1949年5月28日皇家法令	直线基线	有限制,12海里	内水	是
	埃及	-	1951年1月18日皇家法令	直线基线	有限制,12海里	内水	是
	古巴	古巴礁	1934年1月8日法令	直线基线	-	内水	是
	英国	-	-	-	-	-	否
	澳大利亚	大堡礁	-	正常基线	-	公海	是
	美国	佛罗里达群岛	-	-	-	-	是
远海群岛	丹麦	法罗群岛	1955年4月22日丹麦和英国签订的条约和1955年5月20日法令	直线基线	-	-	是
	挪威	斯瓦尔巴群岛	1920年2月9日《斯匹次卑尔根条约》	直线基线(尚未划定)	-	领水,但缔约国船舶和公民在群岛领海中享有平等的捕鱼权和通行权	是
	冰岛	-	-	直线基线	-	-	是
	英国	百慕大群岛	-	-	-	-	是
	厄瓜多尔	加拉帕戈斯群岛	1938年2月2日和1951年2月22日关于渔业的总统法令	直线基线	无限制,147英里	-	是

续表

群岛类型	国家	群岛名称	法律依据	基线方法	基线长度是否有限制	基线内水域性质	是否作为一个整体
远海群岛	菲律宾	菲律宾群岛	1898年12月10日《巴黎条约》、1900年11月7日“美西条约”、1930年1月2日“英美协定”、1932年7月6日“美英条约”	-	-	“国家或者内陆水域” “领水”	是
	斐济	斐济群岛	-	-	-	-	否
	新西兰	库克群岛	-	-	-	-	否
	美国	夏威夷群岛	1854年5月16日和1877年5月29日《中立公告》	-	-	公海	是

资料来源: Certain Legal Aspects concerning the Delimitation of the Territorial Waters of Archipelagos, by Jens Evensen, Preparatory Document No.15, Doc. A/CONF.13/18, Official Records of the United Nations Conference on the Law of the Sea, Volume I (Preparatory Documents), 1958, pp.295-297.

由上表可知,无论是大陆国家的沿岸群岛还是远海群岛,绝大多数国家均将其作为一个整体确定海洋权利。第一,各国普遍适用直线基线方法划定群岛的领海基线,沿岸群岛尤其明显,而且对于连接各点之间的直线长度,各国或者不作限制,或者未明确限制。这些实践最终促成了1958年《领海与毗连区公约》第4条第1款规定的形成。第二,此时并不严格区分大陆国家的远海群岛与构成群岛国全部或者部分领土的群岛。第三,基本上各国认为沿岸群岛与大陆之间的水域为内水,而远海群岛内水域的属性,各国实践差异,认识并不统一,但这并未影响各国仍将其视为整体。

第一次联合国海洋法会议之后,以菲律宾、印度尼西亚等为代表的群岛国家先后制定国内立法确立特殊的群岛制度,将构成本国领土的群岛作为一个整体划定领海基线,并规定基线内的水域为内水。如菲律宾于1961年6月17日颁布了确定领海基线的第3046号法令,主张菲律宾的领海基线为连接群岛外缘岛屿上适当各点的各直线,并且规定各直线内的水域为菲律宾的内水。^①1973年菲律宾宪法重申了

^① See Republic Act No.3046 of 17 June 1961. An Act to Define the Baselines of the Territorial Sea of the Philippines, <https://www.un.org/Depts/los/LEGISLATIONANDTREATIES/STATEFILES/PHL.htm>, visited on 14 April 2022.

其领土包括菲律宾群岛的所有岛屿及其周围水域,以及属于菲律宾的其他领土。^①这些规定表明,菲律宾始终将构成其领土的众多群岛作为一个整体主张领土主权和海洋权利。印度尼西亚的群岛整体性主张则更早,1957年,印度尼西亚发表政府宣言,明确主张印度尼西亚群岛应被视为一个整体。^②1960年,印度尼西亚颁布政府条例,重申印度尼西亚群岛的整体性。^③这些国家的实践对《公约》群岛制度的最终确立起到了非常重要的推动作用。

《公约》签署后的国家实践进一步增强和巩固了群岛整体性原则。这一时期的国家实践可从以下三个方面进行考察:

第一,大陆国家的沿岸群岛。有些国家在第二次联合国海洋法会议之后已经在国内立法中确立了适用于沿岸群岛的直线基线制度,但是《公约》签署后,这些国家均主张此类群岛属于《公约》第7条第1款中的“一系列岛屿”,应适用直线基线划定领海基线。其他国家也相继在《公约》签署后依据第7条规定确立直线基线。下表选取了数个较为典型的沿岸群岛予以说明。

表2 大陆国家沿岸群岛的国家实践

国家	群岛名称	法律依据		基线方法	基线内水域性质	是否作为一个整体
		国内立法	《公约》依据			
智利	智利群岛	1977年7月14日第416号法令	第7条	直线基线	内水	是
芬兰	阿兰群岛	1995年7月31日《芬兰领海划界法案适用法令》(第993号)	第7条	直线基线	内水	是
英国	外赫布里底群岛	1964年《领海枢密院令》	第7条	直线基线	内水	是
几内亚比绍	比热戈斯群岛	1985年5月17日第2/8号法令	-	直线基线	内水	是

^① See Constitution of the Republic, in Force Since 17 January 1973, https://www.un.org/Depts/los/LEGISLATIONANDTREATIES/PDFFILES/PHL_1973_Constitution.pdf, visited on 29 September 2022.

^② See Act No. 6 of 8 August 1996 regarding Indonesian Waters, https://www.un.org/Depts/los/LEGISLATIONANDTREATIES/PDFFILES/IDN_1996_Act.pdf, visited on 29 September 2022.

^③ See Act No. 6 of 8 August 1996 regarding Indonesian Waters, https://www.un.org/Depts/los/LEGISLATIONANDTREATIES/PDFFILES/IDN_1996_Act.pdf, visited on 29 September 2022.

续表

国家	群岛名称	法律依据		基线方法	基线内水域性质	是否作为一个整体
		国内立法	《公约》依据			
加拿大	加拿大北极群岛	1985年《枢密院令》	-	直线基线	内水	是
缅甸	丹老群岛	1977年《领海和海洋区域法》,1977年第3号《人民议会法》	第7条	直线基线	内水	是
泰国	苏梅群岛	-	第7条	直线基线	内水	是
意大利	托斯卡纳群岛	1977年4月26日第816号《共和国总统法令》	第7条	直线基线	内水	是
洪都拉斯	海湾群岛	-	第7条	直线基线	内水	是
俄罗斯联邦	新地群岛	1985年1月15日法令(4450号声明)	第7条	直线基线	内水	是
	新西伯利亚群岛					
	北地群岛					

资料来源:联合国海洋事务与海洋法司官网:<https://www.un.org/Depts/los/LEGISLATION-ANDTREATIES/regionslist.htm>。

第二,构成群岛国全部或者部分领土的群岛。《公约》制定过程中和签署后,相关国家已根据《公约》规定主张群岛国地位,^①并相继通过国内立法确立群岛制度。这些群岛国家主要包括:安提瓜和巴布达、巴哈马、佛得角、科摩罗、斐济、格林纳达、牙买加、马尔代夫、毛里求斯、巴布亚新几内亚、圣多美和普林西比、塞舌尔、所罗门群

^① 是否主张群岛国地位由主权国家自行决定,但是必须符合《公约》第四部分设定的限制性条件,如群岛基线的长度、基线内的水陆比例等。不符合这些条件,即使国家全部或者部分领土由群岛组成,也不能宣布本国为群岛国。

岛、圣文森特和格林纳丁斯、特立尼达和多巴哥、图瓦卢、瓦努阿图、菲律宾和印度尼西亚。^①在上述19个群岛国中,有11个国家将构成群岛的全部岛屿、其他海洋地物和水域作为一个整体划定群岛基线,即安提瓜和巴布达^②、巴哈马^③、佛得角^④、科摩罗^⑤、格林纳达^⑥、印度尼西亚^⑦、牙买加^⑧、马尔代夫^⑨、圣多美和普林西比^⑩、圣文森特和格林纳丁斯^⑪、特立尼达和多巴哥^⑫,而其他8个国家则由于不符合第47条设定的限制性条件或者其他原因,将构成本国全部或者部分领土的群岛划分为不同的部分。^⑬即便如此,这些国家仍将各个部分分别作为一个整体,并据此划定海洋权利。

第三,大陆国家的远海群岛。由于《公约》并未涉及此类群岛,各国实践并不完

① 这些国家的国内立法参见联合国海洋事务和海洋法司网站:<https://www.un.org/Depts/los/LEGISLATIONANDTREATIES/index.htm>, 2022年8月19日访问。

② See Maritime Areas Act, 1982, Act No.18 of 17 August 1982, <https://www.un.org/Depts/los/LEGISLATIONANDTREATIES/STATEFILES/ATG.htm>, visited on 29 September 2022.

③ See An Act (No.37 of 1993) respecting the Territorial Sea, Archipelagic Waters, Internal Waters and the Exclusive Economic Zone, <https://www.un.org/Depts/los/LEGISLATIONANDTREATIES/STATEFILES/BHS.htm>, visited on 29 September 2022.

④ See Law No.60/IV/92 of 21 December 1992, <https://www.un.org/Depts/los/LEGISLATIONANDTREATIES/STATEFILES/CPV.htm>, visited on 29 September 2022.

⑤ See Law No.82-005 relating to the Delimitation of the Maritime Zones of the Islamic Federal Republic of the Comoros of 6 May 1982, <https://www.un.org/Depts/los/LEGISLATIONANDTREATIES/STATEFILES/COM.htm>, visited on 29 September 2022.

⑥ See Marine Spaces (Archipelagic Baselines and Exclusive Economic Zone) Order, 1981, Law of the Sea Bulletin No.66, pp.67-70, <https://www.un.org/Depts/los/LEGISLATIONANDTREATIES/STATEFILES/FJI.htm>, visited on 29 September 2022.

⑦ See Act No.6 of 8 August 1996 regarding Indonesian Waters, https://www.un.org/Depts/los/LEGISLATIONANDTREATIES/PDFFILES/IDN_1996_Act.pdf, visited on 29 September 2022.

⑧ See Maritime Areas Act of 1996, <https://www.un.org/Depts/los/LEGISLATIONANDTREATIES/STATEFILES/JAM.htm>, visited on 29 September 2022.

⑨ See Maritime Zones of Maldives Act No.6/96, <https://www.un.org/Depts/los/LEGISLATIONANDTREATIES/STATEFILES/MDV.htm>, visited on 29 September 2022.

⑩ See Law No.1/98 on Delimitation of the Territorial Sea and the Exclusive Economic Zone, <https://www.un.org/Depts/los/LEGISLATIONANDTREATIES/STATEFILES/STP.htm>, visited on 29 September 2022.

⑪ See Maritime Areas Act, 1983 (Act No.15 of 19 May 1983), <https://www.un.org/Depts/los/LEGISLATIONANDTREATIES/STATEFILES/VCT.htm>, visited on 29 September 2022.

⑫ See Archipelagic Waters and Exclusive Economic Zone Act, 1986, Act No.24 of 11 November 1986, <https://www.un.org/Depts/los/LEGISLATIONANDTREATIES/STATEFILES/TTO.htm>, visited on 29 September 2022.

⑬ 这些国家的国内立法参见联合国海洋事务和海洋法司网站:<https://www.un.org/Depts/los/LEGISLATIONANDTREATIES/index.htm>, 2022年9月29日访问。

全一致。美国发布的《海洋中的界限》第150号文件的国家实践补编统计了24个国家关于远海群岛的相关实践。^①从整体上看,尽管有国家将群岛再次划分为不同的群岛,如阿根廷的福克兰群岛分为东福克兰群岛和西福克兰群岛两部分,法国的新喀里多尼亚群岛由五组岛屿群组成,但是各国都承认群岛应作为一个整体。这首先意味着在领土主权层面,各国都是从整体上主张群岛的领土主权,而不是将群岛或者构成群岛整体的各个群岛割裂、拆分。在海洋权利方面,在该文件考察的70多个远海群岛的国家实践中,有30个远海群岛适用直线基线或者混合基线,将构成群岛的全部或者大多数的岛屿包围起来。^②如巴西适用直线基线将圣佩德罗和圣保罗群岛的所有岛屿包围起来,丹麦的法罗群岛也适用直线基线包围所有岛屿。

综上,从早期国家实践开始,直至《公约》签署之后,在长达一个多世纪的时间跨度内,世界上绝大多数的大陆国家和群岛国都将各种类型的群岛作为一个整体,确定领土主权和海洋权利,而非将其拆分、割裂为各个部分。这些国家实践具有足够的广泛性、代表性和一致性,足以满足形成习惯国际法规则所要求的国家实践。

(三)法律确信

法律确信要求国家作为或者不作为的原因是为了行使权利或者履行义务。具体而言,国家在确定领土主权归属和海洋权利时遵循群岛整体性原则,原因在于其认为习惯国际法规则如此规定,国家有权如此行为。法律确信的证据可从国家对群岛实施的统一和一致的实践中推断出来,包括国家做出的一致性的外部声明,在国际会议或者国际组织中的相关主张和声明,国家相关的国内立法、司法和行政行为等。下文将区分不同类型的群岛证明国家将群岛视为一个整体是在行使习惯国际法上的权利。

1.大陆国家的沿岸群岛

关于沿岸群岛整体性的习惯国际法规则在第一次联合国海洋法会议之前就已经形成,并通过历次海洋法编纂活动最终由相应的海洋公约予以确认。在1951年渔业案之前,已经有国家在国内立法中规定适用直线基线划定领海基线,确定了沿

^① 该报告非法地将属于中国的南沙群岛列为菲律宾的领土,认为菲律宾适用正常基线划定南沙群岛的领海基线,同时非法地将属于中国的钓鱼岛列为日本领土,认为日本适用正常基线划定其领海基线。本文此处的统计并非承认菲律宾、日本对南沙群岛和钓鱼岛的领土及海洋权利主张,仅为统计目的。

^② See United States Department of State, Bureau of Oceans and International Environmental and Scientific Affairs, Limits in the Seas, No.150,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Maritime Claims in the South China Sea, State Practice Supplement, <https://www.state.gov/limits-in-the-seas/>, visited on 14 April 2022.

岸群岛的整体性。如瑞典最早于1927年在国内立法中确立直线基线制度。^①南斯拉夫也在1948年通过国内立法规定适用直线基线划定沿岸群岛的领海基线。^②渔业案所确立的一系列原则很快就被国家视为构成国际法规则的一部分,^③第一次联合国海洋法会议的与会国也确信该案确定的沿岸群岛整体性原则反映了现行法律,并将该原则体现在《领海与毗连区公约》第5条规定之中。^④随后,各国相继制定国内立法确立本国沿岸群岛的直线基线,这些活动表明:国家认为适用直线基线划定沿岸群岛的领海基线,是因为根据作为习惯国际法规则的群岛整体性原则,以及体现该原则的《领海与毗连区公约》第5条规定,本国有权将沿岸群岛视为一个整体。

2. 构成群岛国全部或者部分领土的群岛

群岛整体性是群岛国主张确立特殊的群岛国制度的根本原因和依据。^⑤自群岛问题成为历次海洋法编纂会议的议题开始,应将群岛作为一个整体就一直是群岛国的核心诉求。早在1955年,菲律宾就明确地从整体上主张对菲律宾群岛的领土主权,并提出应适用直线基线将所有的岛屿或者小岛包括在内。^⑥印度尼西亚也于1957年发表声明宣布通过直线基线制度将整个印度尼西亚群岛划为一个整体。^⑦菲律宾和印度尼西亚作为群岛国的典型代表,其实践对于证明群岛整体性法律确信的存在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由于《公约》生效之前并不存在统一有效的条约对群岛问题做出明确规定,在此背景下,群岛国通过国内立法确立了本国的群岛制度,均将群岛作为一个整体主张领土主权,确定海洋权利。这些实践表明,群岛国认为根据群岛整体性原则这一习惯国际法规则,本国有权将群岛作为一个整体确定领土主权和海洋权利。

《公约》第四部分规定的群岛国制度正是之前已经形成的习惯国际法规则的

① See Certain Legal Aspects concerning the Delimitation of the Territorial Waters of Archipelagos, by Jens Evensen, Preparatory Document No.15, Doc. A/CONF.13/18, Official Records of the United Nations Conference on the Law of the Sea, Volume I (Preparatory Documents), 1958, p.296.

② See Certain Legal Aspects concerning the Delimitation of the Territorial Waters of Archipelagos, by Jens Evensen, Preparatory Document No.15, Doc. A/CONF.13/18, Official Records of the United Nations Conference on the Law of the Sea, Volume I (Preparatory Documents), 1958, p.296.

③ See Malcolm N. Shaw, *International Law* 480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21).

④ See Sophia Kopela, *Dependent Archipelagos in the Law of the Sea 3* (Martinus Nijhoff Publishers 2013).

⑤ See Jorge R. Coquia, *Development of the Archipelagic Doctrine as a Recognized Principles of International Law*, 58 *Philippine Law Journal* 20-21 (1983).

⑥ See *Yearbook of the International Law Commission*, 1956, Volume II, pp.69-70.

⑦ See Act No.6 of 8 August 1996 regarding Indonesian Waters, https://www.un.org/Depts/los/LEGISLATIONANDTREATIES/PDFFILES/IDN_1996_Act.pdf, visited on 29 September 2022.

集中体现,并在此基础上进行了创新。因此,该部分的规定既非完全“创设性”的,也是对之前经由群岛国实践而形成的习惯国际法规则的归纳与总结。1989年,美国国务院的一名法律顾问在《1981—1988年美国国际法实践摘要》中指出:“虽然1982年《公约》尚未生效,群岛条款反映了习惯国际法,并且编纂了国家现在可以合法提出群岛主张的唯一规则。美国于1986年承认,并于1988年重申了印度尼西亚的群岛主张,前提是该国承诺,其主张在当时和将来将完全依据国际法适用于其他国家及其国民。”^①

美国向菲律宾政府提交的外交照会再次确认了美国的这一态度。^②此外,群岛国同样也认为这些规则反映了习惯国际法规则。如在《公约》生效前,安提瓜和巴布达^③、佛得角^④、斐济^⑤、格林纳达^⑥、印度尼西亚^⑦、所罗门群岛^⑧等国均先行通过立法确立了本国的群岛基线。由此可见,群岛整体性原则在《公约》生效前就已经基于各国实践逐渐形成一项习惯国际法规则,并最终体现在《公约》第四部分的各项规定之中。

3.大陆国家的远海群岛

由于《公约》并未涉及远海群岛问题,大陆国家普遍通过制定国内立法表明本国立场和主张,这些国内立法可作为国家“法律确信”的证据和依据。尤其在尚不存在普遍有效的条约规定远海群岛问题的背景下,大陆国家的国内立法对于法律确信的确认尤为重要。绝大多数大陆国家都在国内立法中划定了远海群岛的领海基线,并且无论是仅适用直线基线,还是直线基线和正常基线的混合,均将群岛作为一个

① Marian Nash Leich (ed.), *Cumulative Digest of United States in International Law (1981-1988)*, Book II, p.2601.

② See J. Ashley Roach & Robert W. Smith, *Excessive Maritime Claims* 372 (Martinus Nijhoff Publishers 2012).

③ See Maritime Areas Act, 1982, Act No.18 of 17 August 1982, <https://www.un.org/Depts/los/LEGISLATIONANDTREATIES/STATEFILES/ATG.htm>, visited on 29 September 2022.

④ See Law No.60/IV/92 of 21 December 1992, <https://www.un.org/Depts/los/LEGISLATIONANDTREATIES/STATEFILES/CPV.htm>, visited on 29 September 2022.

⑤ See Marine Spaces (Archipelagic Baselines and Exclusive Economic Zone) Order, 1981, <https://www.un.org/Depts/los/LEGISLATIONANDTREATIES/STATEFILES/FJI.htm>, visited on 29 September 2022.

⑥ See Territorial Sea and Maritime Boundaries Act, 1989, Territorial Sea and Maritime Boundaries Act, 1989, visited on 29 September 2022.

⑦ See Act No. 6 of 8 August 1996 regarding Indonesian Waters, Act No. 6 of 8 August 1996 regarding Indonesian Waters, visited on 29 September 2022.

⑧ See The Delimitation of Marine Waters Act, 1978 Act No.32 of 21 December 1978, <https://www.un.org/Depts/los/LEGISLATIONANDTREATIES/STATEFILES/SLB.htm>, visited on 29 September 2022.

整体,或者即使将群岛再次划分为不同的群岛,各个不同的群岛也被领海基线围起来作为一个整体。例如,丹麦仅适用直线基线划定法罗群岛的领海基线,^①法国的瓜德罗普岛领海基线则由直线基线和正常基线构成,但是这并不影响两国均将这两个群岛视为一个整体。^②这些国家实践表明,根据群岛整体性原则,大陆国家有权从整体上确定远海群岛的范围和划定海洋权利,从而形成一项明确的习惯国际法规则。

结语

群岛的整体性是《公约》规定的群岛概念的本质特征。虽然这一概念由条约规定,但是仍构成海洋法中群岛概念的基础。在海洋法研究活动和编纂会议与国家实践的推动下,群岛整体性原则逐渐形成,并适用于所有类型的群岛。因此,在确定群岛的领土主权和海洋权利时,必须遵循群岛整体性原则,而不能拆分、割裂作为一个整体的群岛。自20世纪初群岛问题成为历次海洋法编纂会议的议题之一开始,各国已经积累了相当多的国家实践,将群岛作为一个整体主张领土主权和划定海洋权利,同时这些实践也确定无疑地表明,各国认为本国有权如此行为,从而推动了群岛整体性原则这一习惯国际法规则的逐渐形成与最终确立。

Research on the Meaning and Nature of the Principle of Archipelago Integrity in International Law

Abstract: The principle of archipelago integrity is an important principle that should be followed when determining territorial sovereignty and maritime rights of archipelago. The integrity of archipelago forms the basis of the archipelago concept before and after the signing of the United Nations Convention on the Law of the Sea. The principle of archipelago integrity has been gradually formed

^① See Ordinance No.599 of 21 December 1976 on the Delimitation of the Territorial Sea around the Faroe Islands, https://www.un.org/Depts/los/LEGISLATIONANDTREATIES/PDFFILES/DNK_1976_Ordinance599.pdf, visited on 29 September 2022.

^② See Decree No.99-324 to Determine the Baselines from Which the Breadth of the French Territorial Sea Adjacent to the Martinique and Guadeloupe Regions Is Measured, 21 April 1999, 2017年更新。See Decree No.2017-1511 of 30 October 2017 Defining the Baselines from Which the Territorial Sea Adjacent to the French Antilles Is Measured, <https://www.un.org/Depts/los/LEGISLATIONANDTREATIES/STATE-FILES/FRA.htm>, visited on 29 September 2022.

and finally established under the promotion of previous research activities and codification conferences on the law of the sea and State practice, and is applicable to coastal islands, offshore islands and islands that constitute all or part of the territory of archipelagic States. The principle of archipelago integrity requires that the archipelago be regarded as a whole to determine its territorial sovereignty and maritime rights. first, the archipelago should be treated as a whole; secondly, the territorial sovereignty of the archipelago should be determined as a whole; finally, when determining the maritime rights of the archipelago, the archipelago should also be taken as a whole. The principle of archipelago integrity has developed into a rule of customary international law to determine the territorial sovereignty and maritime rights of the archipelago.

Key words: archipelago; archipelago integrity; customary international law; territorial sovereignty; maritime rights

(责任编辑:彭苓萱)